



胡里奥·科塔萨尔
(1914-1984), 阿根廷作家, 拉美“文学爆炸”主将之一, 短篇小说大师。1963年以长篇小说《跳房子》位列阿根廷文学经典, 后人将其归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同时著有多部短篇小说集、散文和诗歌等。

始于寻常, 暗渡奇幻

□书评人 彦存磊

谈起胡里奥·科塔萨尔, 很自然地想到博尔赫斯。不仅因为他们同为阿根廷作家, 并有颇为频繁的交往, 而且因为博尔赫斯对科塔萨尔创作的影响颇深。

博尔赫斯大科塔萨尔十五岁, 他们都是短篇小说大师, 科塔萨尔的确从前辈那里学到许多, 如对时间异乎寻常的关注, 对书籍与想象间微妙关系的把握, 玄妙迷人的书写风格等。但他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豁的: 博尔赫斯的文学世界是自足的, 他的小说几乎是纯书斋式的, 是书籍而不是生活成了博尔赫斯的写作素材, 从故纸堆里的挖掘到纸上文本的幻想, 从“小径分岔的花园”到复杂的叙事迷宫, 他构建了自己完美的文学天地。而科塔萨尔固然也时常沉湎于文学的幻想之中, 但其取材多为日常生活, 二者构成了奇妙的张力; 现实的尘俗琐屑与幻想的超脱飞升在科塔萨尔的小说中奇异地融于一炉, 似乎在探究着这个世界的另一种真实。其短篇小说集《游戏的终结》是一个明证。

科塔萨尔的故事立足于日常生活, 却无意使用传统小说的常规叙事, 时常将事件的常态发展抽离。如《怪不得别人》, 不过是人人都会遇到的穿一件套头衫的事情, 竟然会怪诞到人为物所御, 终至闹出人命的地步。

科塔萨尔对人物的固有身份极有不确定感, 这一点与博尔赫斯十分相似。对人的身份的质疑应该是现代主义之后文学的一大特征, 当何为我、我究竟是谁成为一个根本问题后, 生活和虚幻的界限迅即模糊了起来。科塔萨尔对此的理解十分透彻, 加上文学技法之高明使其抓住其中的要义, 作品摇曳多姿

也就顺理成章了。如《美西螈》, “我”时常来水族馆, 痴迷地看美西螈, 直到有一天, 自己莫名地变身为一只美西螈, 身处水族槽内, 瞪目向外, 有口难言; 《夜, 仰面朝天》, 主人公竟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时空: 现代医院病房和古代的阿兹特克部落, 现实与梦境全然混淆, 宛如魂兮归来。身份的捉摸不定导致秩序的失衡, 原本平淡的日常生活向梦魇跌入, 匪夷所思之中潜伏着心理探索的深度。

对于儿童故事的书写也是科塔萨尔的重心所在, 在这里, 他的笔触探入儿童心理的隐微处, 在柔腻中亦透露出夹杂幻灭感的凉意。《毒药》中, 孩子的天真烂漫来自天性, 而对异性的情愫暗生也是自然, 不过三角关系的交织, 激发出孩童的另类残忍, 爱之不得, 使其萌生并实施毒杀花园里全部蚂蚁的计划, 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游戏的终结》, 这游戏是指三个孩子在铁路旁扮演雕像, 呼啸而过的火车上的乘客给予趣味性的关注, 由此产生一个残疾女孩和工业学院学生的微妙故事; 距离使身体的障碍遮蔽起来, 但一旦要消除距离必然产生幻灭, 仿佛无事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悲剧呢?

科塔萨尔注视着日常生活, 却未必要亦步亦趋地忠实于它; 他时常从简单寻常开始, 但终究要步入超出预料的歧路。科塔萨尔信赖自己的直觉与幻想, 他有把握构筑自己的叙事迷宫。他对卡夫卡、博尔赫斯有所借鉴, 但更倾向于发挥自己的气质, 创造秘密的乐园。科塔萨尔致力于寻找另一种可能, 于现实和幻想的罅隙间开启自己的天空。他正是用幻想照进现实的、优雅玄奥的创作为自己和后来者构建了心灵的栖息地, 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另一种真实看法。



《游戏的终结》
(阿根廷) 胡里奥·科塔萨尔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5月版

所有的猪都到齐了



《所有的猪都到齐了》
晓航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年6月

□书评人 邵燕君

这部“鲁迅文学奖得主的市场突围之作”上市的时候, 正是“吊丝”一词从网络走红大众媒体, “吊丝的逆袭”成为热门话题的时候。《新周刊》的专题文章《我们善于自我治疗》对“吊丝”含义的概括颇为精准: 吊丝代表一种放低自身姿态、非暴力不合作的语境。自我降格、拒绝“上进”, 这是板结社会的对抗之道。中产阶级逐渐消失, 上升渠道堵塞, 年轻人在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等方面全面下降, 对所谓人生的热情全盘降低, “吊丝”一词正好用来自嘲, 自嘲正是网络的核心精神, 以自嘲来消解正统, 以降格来反对崇高。这是“新时期的阿Q正传”, 却又不仅仅是精神胜利法, 更是对旧精神体系的完全漠视——你的那套, 我根本不感兴趣。

在“吊丝”的自嘲声浪里, 晓航笔下的那些“卢瑟儿”(Loser)们如一群来自上个世纪的“猪”——生自那套旧精神体系的背面, 带着点上世纪60年代西方摇滚文化的叛逆、80年代中国校园文化的清高, 还有点王朔的痞子气, “纯文学”的高蹈范儿——统统落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残酷现实的“猪圈”里。《所有的猪都到齐了》讲述的就是金融危机之下, 中国“卢瑟儿”的生活状态: 原本在一个科技公司供职的赵晓川突然失业, 只能靠出租父母留下的房子维持生计。于是, 这个两室一厅的出租屋就成了各式“卢瑟儿”们的舞台。

和“吊丝们”对现实的“认”不同, 晓航笔下的“猪”们在经济破产的同时还面临着精神破产。小说一开始, 主人公赵晓川对老婆的指责还试图淡定地说: “我视金钱与权力如粪土。”但立刻被老婆反驳: “事实上, 是金钱与权力视你如粪土。”而他的反应是“哑口无言”。这实际上显示了这些从上个世纪降落下来的“猪”们原本的启蒙价值观的崩溃。小说真正处理的不是金融危机下人们的生存挣扎, 而是灵魂挣扎, 是这些“卢瑟儿”们的心灵状

态。他们需要挣钱, 更需要一件可以投身进去的“营生”。所以, 他们想出的点子虽然那么不靠谱儿, 却具有蛊惑性: 合伙倒卖大象, 出售石筋时间, 想办法卖忘忧水, 建造“悲伤世界”……人们进入了一种类似乌托邦的幻觉世界, 在谎言与激情的怂恿下, 他们向着一个莫名的方向奋勇前进。作者把深邃的思考通过游戏化和寓言化的方式融合在情节中, 不无心酸与无奈地指出: 有时, 生活就是一个大猪圈, 而人们就是那些无知无觉待宰的猪, 只不过被宰的时间不一样罢了。

不过, 也正是因为心中尚存着一些从上个世纪下载下来的理想情怀, “猪”们的反抗也与“吊丝的逆袭”不同, 虽然同样没有“另类选择”, 但也没有完全复制成功者的生存逻辑, 他们的心中还有一种缅怀和梦想, 哪怕最终落实于“不靠谱儿”的商业计划。在那些失意、狼狈、仓皇失措的时刻, “猪”们依然顽强地抗争着, 笑着面对各种生活的厄运, 他们不想成为生活的牺牲品, 即使经历了无情的嘲讽与蔑视, 他们依然死扛着, 宁可输给时间也不输给他们自己。在小说的最后, 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发自内心地喊道: 再见了, 兄弟们, 我虽然是个卑微的鄙俗的, 有时还不知廉耻的烂人, 但是正是你们让我明白, 在生活中我可以同样拥有梦想, 同样渴望尊严与自由, 同样渴望被拯救。

这是一部现实感和思想性都很强大的小说, 难得的是可读性也很强大, 这得益于作者独步文坛的“智性写作”风格, 他有能力把形而上的思考建立在日常生活场景的叙述上。这能力来自晓航科学哲学的知识背景和鏖战商场的的生活经验。用他自己的话说: “科研给我的是理智与沉思, 而贸易给我的是沸腾的生活和人性的善恶之争。”科学哲学的知识背景在当代小说作家中本已少见, 而一线“沸腾”的生活经验也是众多闭门造车的职业作家所匮乏的。因此, 晓航笔下的“猪”们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 “即使悲催也设法挺立”。